

大学 的使命与责任

眭依凡 著

DAXUE DE
SHIMING YU ZEREN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大学 的使命与责任

眭依凡 著

DAXUE DE
SHIMING YU ZEREN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张 羽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的使命与责任/眭依凡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041-3982-5

I. 大… II. 眭… III.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8148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230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鑫华印前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5 印 数 1—3 000 册

字 数 251 千 定 价 22.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谨将本书献给

关爱并影响我一生的父亲

D A X U E D E S H I M I N G Y U Z E R E N





作者简介

眭依凡，1956年8月生。教育学博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任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曾先后任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管理、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论，主持、参加并完成全国和省级教育科学规划等课题近20项。代表性著作有《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教育发展理论研究》《高等教育学》等；在《教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庸俗化批判》等论文170余篇。

序 言

大学是一个神奇的社会组织，不神奇不能历经千年历史的狂风骤雨而朽不衰，并且以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越发活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而在这样一个沧海桑田、世事巨变的漫长时代演进中，无以计数的组织都生生灭灭，已经不复存在。为此，上世纪末，查理大学的校长卡雷尔·马理这样描述对自己大学的感悟：“差不多650年前，即1348年4月7日，捷克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在自己的京城布拉格建立了中欧第一所大学。毫无疑问，这是这位欧洲著名君主最有意义的立国文化业绩之一。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国界虽几经变更，政府多次替换，各种制度相互取代，查理大学却依然存在。我们说它古老，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它的悠久历史的表面的重视，而首先的也是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我们为了今天和明天来汲取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①

我们当然知道，大学是社会多种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共同作用的产物，社会需要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唯一理由。然而，当我们在大学发展的历史长廊中回顾大学所走过的轨迹时，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巨变：大学从过去对政府和社会的被动依附，已经逐渐进化为被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政府和民族所依赖的一个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任何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是不可替代的。尽管大学的属性决定了她只是以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开发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教育和学术组织。国家对大学的这种依赖，实际上早在几个世纪前就被一些最早创建大学的国家的统治者所认识。譬如，16世纪，当英国有人提出要停办牛津和剑桥大学时，当时的英王立场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认为，赠给我们大学的英格兰土地是最有价值的奉献，因为办

① 朱伟华、王龙德. 查理大学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1.

了这些大学，我们的国土在我们死去腐烂之后才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理。”^①

2005—2006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从事“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素质和遴选”的研究。在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AUU）会员大学的校长遴选问题的同时，我旁触并了解这些大学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对美国所作的贡献。之后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设问：如果美国失去了大学尤其是一批研究型大学对国家的支撑和作为，美国还将有人才大国、科学技术大国和经济大国的任何优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失去了大学的支撑，美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今日世界的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和军事强国。正是基于对美国大学作用的这样一种感悟，我研撰并在国内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国家负责：大学必须牢记的使命》的论文。文中反映了我的一个理念：大学有无限责任。在该文中，我强调：“大学是国家的科学脊梁、社会的道德良心、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和国家民族发展的希望”。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凡有理想者如此，那么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泱泱大国又何不如是呢？大学的责任在于提供促进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科技、人才和文化支撑，国家文明昌盛方能有益于人类，有为于天下。伟大的大学，是对人类社会负责的大学，而其前提是对国家、对民族负责，能为自己的国家和所处的社会作出贡献。

尽管大学的发展演进轨迹呈现的是一个渐进的、平滑的过程，但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入社会中心的这样一个日益突显其无限能量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大学？或许有人认为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大学就是大学，她不过就是一个发展进化了近千年的，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作为主要职能的，概念不能再简单的社会组织。是的，对大学的科学概念本身而言，我们或许并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探讨。可是我认为，对大学的信仰、大学的精神、大学的追求，也就是对大学本真的思考我们是不能停止的，尤其在大学日益融入充满功利诱惑的社会并被这个社会日益需要的当今时代。

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珀金曾经从历史的角度对大学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之后对人们提出如此的忠告：“谁都在谈大学”，但是，“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大学”。因为，“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② 哈

① [美] 伯顿·克拉克. 王承绪译. 高等教育新论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2.

② [美] 伯顿·克拉克. 王承绪译. 高等教育新论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5.

罗德·珀金希望人们从“大学的希望、抱负和价值”去“真正地理解大学”，而在我看来，所谓“大学的希望、抱负和价值”就是大学的使命和责任。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少大学所缺乏的正是对大学使命和责任的真正理解和敬畏。格廷根大学前校长诺伯特·坎普这样解释这所大学自创立来何以一直保持着它对科学家和大学生的吸引力：这里教人“应该怎样思考”，而不是“应该思考什么”。教人思考的大学如果自己都不思考自己，又如何教人思考？

打开欧美大学的校园网页，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大学都有自己的使命陈述（Mission Statement）。在欧美各国大学校长的眼里，大学使命是大学的核心概念，大学的远景、目标、战略和管理设计都必须以大学的使命为前提。譬如，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县分校校长弗里曼·赫拉博斯科（Freeman Hrabowski）认为，我们做出决策的最困难之处，是必须服从那些诸多反映大学使命和价值所接受的原则。为此，大学必须十分了解自己的使命。另一位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朱莉安娜·思里夫特（Julianne Thrift）则强调，每位校长都有反复讲述自己所在大学使命的责任，尤其要利用危急时刻向所有大学成员强调大学的基本使命。大学只有坚持和固守自己的使命价值选择，才能不偏离自己应有的方向而有所作为。我理解这正是欧美大学为何如此重视自己大学“使命陈述”的原因。遗憾的是，很少看到我们的大学有自己的使命陈述，原因就在于我们甚少或者就没有思考过大学的使命这一严肃的问题。

不思考大学的使命，我们会偏离大学的基本属性和大学应有的方向，就办不好大学。我们看到一些大学开始或者已经在做一些大学本不应该做的事情，犯着大学本不应该犯的错误。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大学的办学者和教育者并未认真思考过什么是大学的使命，从而未能把握大学的真谛和坚持大学应有的责任。办学者、教育者必须了解大学，大学生亦然，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来大学干什么。蔡元培先生1917年任北大校长时对北大学生发表讲话：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学生为什么也要认识大学呢？因为，大学生有了对大学的基本思考，这样才会了解大学、接受大学、融入大学、热爱大学，最后要求大学。

结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学回国后，应南京大学高教所所长龚放教授邀请，为他主持的南大“行知论坛”作《大学的理性》学术报告。之后龚放兄送我一本由他和王运来教授等同事合作出版的《南大逸事》一书，其中我读到一段《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作者艾伦·布卢姆对大学的感悟：大

学“它指向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与伟人会面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你平时很少见到的一类人，没有他们，你既不能认识自己的能力，也不会明白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是多么得美好。”^①我很喜欢这段话，我想这段话无论是对办学者、教育者还是求学者都是极富启示的经典之语。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大学的最大期待。然而，得英才不易，教英才更不易，把人培养为英才尤其不易。大学应当有责任为青少年指明成为英才的道路，这个责任就是大学的使命。

任何组织都有其使命和责任，可是大学的使命和责任在我这个大学人眼里，比其他组织似乎更重要得多。因为在我眼里，大学不仅是研究学问、传播知识的地方，还是崇真、向善、求美和担当社会责任，并教人崇真、向善、求美和担当社会责任的地方。

我庆幸我选择了在这样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大学工作，并一直在研究和思考大学应该如何追求真理。本文集是我近几年关于大学使命和责任的思想结晶，用《大学的使命和责任》冠名本书缘于此因。在本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一种感恩之情愈加强烈。我首先要感谢国家出国留学基金委、福特基金会，由于他们的资助使我获得了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研究的机会。利用在欧美访学的机会，我拜谒过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一批世界名校。徜徉在这些世界著名大学，就有一种在大学历史的长廊里穿梭的激动和振奋。其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廊一柱、一湖一池、一庭一院都会让你生出一种感动，一种沉思，一种向往。那是一种真实的感情，油然而生不需要任何的铺陈。景物已经如此，那些科学巨匠、人文大师更是让人激动不已。身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不作旧体诗词的我情不自禁还填了两首。

其一 伯克利大学

百年雄居东山丘，一座学府大戏楼。

溪水不断有生气，苍松无抱比岁久。

名人雅士论文道，万千才子折腰求。

楼宇虽大不为学，宗师代代才风流。

^① 龚放. 南大逸事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2: 407.

其二 登伯克利大学钟楼

一剑锋锐吻云涛，扬我个性何惧高。收尽湾色做景
幕，放眼处，大洋浪拍金门桥。登梯极目通天道，敢问苍
天谁是魂？象牙圣殿生畏尊，午夜时，十里钟鸣大学村。

我要感谢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院士和人文学院的王孙禹教授，没有他们的抬爱我何以能有机会受聘清华大学面向世界遴选的伟伦特聘教授，并在清华园里生活5个月之久，使我有机会近距离长时间地吮吸清华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并感悟、贴近她的灵魂。在这些世界名府、学术圣殿访学求知的经历，不仅圆了我心之所往、情之所系、成为世界著名大学中的一名学子、一名学者的美梦，更重要的是它们让我透彻地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而这更是我人生最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要感谢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副会长潘懋元、蔡克勇、杨德广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民进中央庞丽娟教授，山东省高校工委书记田建国教授、李广来处长，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和文东茅、蒋凯先生，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教授、教育研究所史静寰教授，南京大学龚放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毛亚庆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谢安邦教授，云南大学校长吴松教授，山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范跃进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伍世安书记，临沂师范学院院长韩延明教授，江西省教育工委、湖南高等教育学会、山东农业大学、湖南大学、西安政法大学等一大批学术组织和大学领导对我的高度信任和学术报告邀请，尤其是每每应田建国书记之邀为山东省高校中层干部培训班讲学，都让我感受到作为一名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光荣。本书其实就是我近几年在全国各大学和全国学术性会议所作学术报告的精选结集，没有上述学术组织和同仁的邀请，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

最后，我要感谢《教育研究》主编高宝立先生的鼎力举荐，没有他的无私相助，我就不能得获与教育科学出版社所广一社长和李东总编辑相识的机会，从而也就不会有拙著在该社的出版。张羽女士为本书的编辑是我和本书的幸运，她的敬业精神和严格严谨为本书增色良多。本书获得如此众多大家学友的帮助，使我感到学术的魅力和价值，所有这些，都是我深深感怀的。

睦依凡

2007年5月9日于养气斋

目 录

序言	1
一 大学：向科学理性的组织回归	1
二 大学的理想主义与人才培养	17
三 对国家负责：大学必须牢记的使命	36
四 好大学理念	46
五 大学：按规律办学的理由	68
六 大学，有大学文化之谓也	80
七 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	97
八 改造大学：大学校长不能放弃的责任	114
九 大学的制度改造和制度创新	128
十 大学庸俗化批判	148
十一 大学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	172
附录一 大学理念和大学生活	191
附录二 大学的沉思	209

大学：向科学理性的组织回归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期间，在网上看到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早年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根本不可能在世界上搞霸权主义，因为中国没有思想输出。这句话对我多少有一些刺激。尽管我们并不想搞霸权，但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的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我们希望中国在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影响世界，可是如果没有思想输出，即便有经济实力也难以影响世界。历史上我们有许多思想是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尤其是儒家思想。孔子曾被国际社会评为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化名人。可是近代以来，我们确实少有思想的输出。但是，自从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观念后，我坚信中国已经有了可以影响世界的思想输出了。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明确，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在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 and 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中央之所以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各行各业都必须认识和遵循人、自然、社会发展及其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自觉按其规律指导社会决策和社会发展。其目的在于真正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促进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大学也不能例外，同样面临着科学发展的问題。为进一步把握科学发展观，我们可以提炼出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特征，即以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长期和整体利益最大化，成本与效益的计算，数量与质量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是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在科学发展观的大讨论中，大学不仅表现得比较漠然或滞后，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继续在做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比如，很多大学并没有建立以人为本具体说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成本意识、数量规模和质量效

益意识，甚至缺乏对国家、对社会以及对学生负责的使命意识。大学是集中或者密集储存、传播、创造科学知识的地方，但认真考察之后发现，一些大学并不是讲究科学发展、科学管理的地方。什么是大学的科学发展观或者大学按科学发展观办学的最低要求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遵循高等教育和大学自身的规律办学。

大学的办学活动应当遵循社会和经济与教育和学术制约的两大规律，前者不仅反映大学与经济社会互为需要、互为促进的关系，也就是适应、满足、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包括大学内部经济管理运行的内在要求，而后者则包括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律。可是一些大学并非按规律办学，而且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没有按规律办学。笔者认为，现在的不少大学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假设推论，以为大学天然就是以传播科学和探索科学为己任的组织，因此它自然就是按科学规律运行和发展的组织，于是也就可以在科学发展观的讨论中以旁观者自居，而不必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自我检视。正是因为大学具有传播和探索科学文化并以此影响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组织属性，从而决定了大学更应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自己的改革、发展和建设。而这样的大学，必须向科学理性的组织回归，因为科学理性是大学自觉于科学发展的基础。前芝加哥大学校长爱德瓦·利瓦伊曾说过，大学不仅是人类诸多文化的保管者，而且是理性进程的监护人。这实际上是对大学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大学如果要成为这样一个社会理性进程的监护者，前提是自己必须成为按科学理性办学的组织。

近年来，一度曾有学者提出中国最好的大学在民国时期的结论。这一观点在前两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的一次“大学思想讨论会”上再次被提出。对此结论我们当然不能苟同，因为无论从办学条件、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以及科学研究的水平等来看，旧中国之大学都不能也无法与今日中国之大学同日而语，更不要说今日之北大和清华了。但由此启发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以前的大学是否有好的值得我们总结的方面？结论是有而且不少，其一就是它们按科学理性办学！换句话说，它们按大学应有的规律办学。这种思考使笔者想起一件往事。中央电视台请我国经济学之父陈翰笙先生为北京大学百年华诞说几句话，百岁老人一直沉默不语，最后在陪护亲人“你就说祝北京大学越办越好”的启示下，老人家终于开口道：“希望北京大学办得像以前一样好！”老人说的当然不是今日之北大真的不如过去的北大好，而是希望大学教授不要去做官，教授要有著作，大学生要学好外语。笔者认为陈翰笙先生的话中就包含了对大学应该回归理性、按规律办学的期许。在这

里，我们有必要讨论大学的科学理性问题。

何谓理性？黑格尔认为理性是最完全的认识能力，是认识的最高阶段，只有理性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全面、具体而深刻地把握事物。大学的科学理性是人们关于大学及其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科学思考和认识。科学理性使大学冷静思考、自主慎行并坚定使命，于是其行为选择自然就会符合大学及其人性和谐发展之规律并遵循规律。就现实而言，若按是否遵循大学规律办学审视大学，我们就不能无视一些大学已经存在，并且渐趋严重的非理性办学的行为。本讨论建立这样的假设：大学及其产品应是理性的结果，但由于外力和利益的驱使，大学并非都是理性的组织，从而导致其行为过程存在非理性问题。由于观念决定大学的方向，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学术是大学的立身之本，管理是大学的效率保证，因此，大学的观念、文化、学术和管理理性更显重要。

（一）大学的观念理性

作为社会的一类组织，大学的行为并非自发，而是办学者意志的结果。因此，大学能否按其内在规律办学，首先取决于大学办学者怎样看待大学，即怎样看待大学的本质属性、大学的核心使命和大学的根本任务。如果连这些基本问题都不清楚，就无法真正把握大学的基本规律，更无法把大学导向科学发展的正轨。美国当代教育哲学家乔治·泰勒认为，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大学亦然。大学的观念理性是办学者对大学及其规律全面、具体、深刻的把握和对大学基本价值的认定，如果办学者对大学缺乏科学的认识，就不可能建立起符合大学发展规律的基本办学立场和方向。大学的观念理性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正确回答大学是什么；二是在此基础上回答大学应该干什么。坦率地说，当前大家都在谈大学，也在办大学，但我们谁又真正理解了大学并按大学的本真意义在办学？没有把握大学的真谛和规律，对大学是什么以及自己的大学应该干什么都不明白，大学何从去？又怎能办好大学？

以世界为背景纵观大学历史我们发现，大学能引以自豪的东西难以胜数，但大学最值得自豪的是经千年而不衰且日益旺盛的生命力。如许多西方历史名校的大学校长所叹谓的那样，“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得起漫长的、吞没一切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的思想，因为大学满足了人

们永恒的需要”。^① 大学何以具有如此超凡的稳定性？因为大学始终坚持“保存、传播、探索知识和真理；追求为人类之文明进步服务；无害人类并从未犯致命的错误；主动适应和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的使命和特征。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自适应组织，大学必须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体现出它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性。然而，无论大学的社会职能怎样发展，大学的一个不变也永远不能变的基本属性就是育人。放弃了育人，大学就不再是大学。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大学既不能是以权力架构及行使为核心的官僚机构或其附庸，也不能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组织，而是以知识追求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使命的教育组织，并决定了大学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以培养学生为中心任务的核心使命。这样一种对大学的基本认识，使我们必须思考如下的问题：当前，大学关心的主题是人吗？大学的工作中心是育人吗？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应有权利了吗？马克思主义永恒不变的最高命题，就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培养人的机构，大学更应如是，必须将学生的全面发展视为自己必须集中精力的社会责任。

用观念理性审视大学，不能回避的问题是，部分大学偏离了育人属性，在办学的价值选择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官本位倾向，其结果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等独立性征的边缘化，大学的官僚依附性、行政支配学术、权力压倒理性现象日益严重；普遍出现了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急功近利倾向，从而不能正确处理长期利益最大化和数量与质量、公平与效率、成本与效益、人与物等协调统一发展的矛盾。由大学官场化、商场化倾向衍生的问题是，大学对社会发展变化做出的反应，如教学科研、人事分配、后勤服务改革，以及新校区建设等，其出发点似乎并不在人的培养及其质量的提高。大学对权势、对金钱包括对政绩的兴趣远远浓于对大学的本分——育人的兴趣。上述问题的存在，对大学实践育人使命极为不利。如果大学受制于官僚和经济利益群体并且甘为它们的附庸，不能坚持大学应有的道德和使命，不仅很难自觉肩负起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更不可能培养出能超越功利和世俗的有理想、有激情、有个性、有道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负责任的社会新人。大学的尊严和地位既来自立足社会、满足社会的适应性，更来自于它能超越社会，成为社会前进之动力、之向导、之先锋的引领性。大学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人，大学促进社会文明和引导社会发展前行之方向，成为社会生活方式进化和民主改进之推动力量的作用，主要也是通过一代又一代

① [美]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郑继伟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27.

人的教育和培养实现的。中国现代大学的重建，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首位。这是大学观念理性之重要首在，也是大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义首要。

其次，大学的观念理性关系到大学的科学定位。大学的科学定位有如下作用：其一，使大学校长的个体行为具有自觉性和目的性；其二，在此基础上，使大学的整体行为具有自觉性和目的性，找准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管理学认为，所谓质量就是适合目标，而保证质量达成的管理始于目标。目标不清则学校无从去，目标不准则学校必入歧途。大学该如何科学定位？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遵循高等教育既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又以适应大学自身发展需要的规律当为最要。因此，科学定位不仅与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要求密切相关，而且与大学现有的初始条件如大学的办学历史、基础和条件等亦关系甚密。根据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制定的大学分类标准，美国的高校分四层次7类，各个层次的大学都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坚持自己的学术优势，始终把目光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坚持科研第一，教学第二；耶鲁大学则是长春藤盟校中最注重本科教育的学校，本科生是大学最为关注的群体；一般地方大学则始终把提高本科生质量、向当地经济社会开放并为其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和办学方向；而为数众多的社区学院则把自己生存发展的基础放在为社区服务上，在学院发展、人才培养和办学特色等方面，都充分考虑自己的办学层次和条件，考虑为当地社区服务。美国高校同样存在资源竞争的严峻挑战，但所不同的是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并不全都选择大而全、高而尖，而是从自身特点和条件出发，选择自己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非常清楚自己大学的责任和位置，也许正是美国高等教育得以发达的原因之一。

由于对大学基本属性认识模糊，我国不少大学迷失了发展方向和办学定位。大学办学的高度趋同化和缺乏个性等等，均源于这些大学并不清楚大学是什么，从而无法明确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有些地方大学，贷款上十亿甚至更多筹建新校区，以为树起若干在全国高校造价第一的标志性建筑，就是一所一流大学的模样，而后更头脑发热地打出建一流大学的口号。这种不仅欲速不达还会劳民伤财的超现实、违规律的大学定位，实在是与大学理性极度不吻合的浅薄。好大喜功对大学而言绝非是一个好现象，也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趋势。大学应当具有历史厚重的文化积淀，而非一朝一夕之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我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力争世界一流大学是她们的使命和责任，而且她们也具有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一定实力。同时，她们对如何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也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譬如，当笔者就北京大学被英国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排名世界最好大学第 17 名（第 2 次排名又提升为 14 名）对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表示祝贺时，他坦诚地说：“北大对这个排名很冷静，我们并不以为有了这个排名自己就已经是世界最好的大学了！”又如，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院士在笔者结束清华伟伦特聘教授任期离校前约见笔者时说，清华大学为建成一流大学拟定的是一个从 1994—2020 年“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长远发展目标：第一个九年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的过渡；第二个九年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全面协调发展，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大学需要冷静而清醒的理性，用发展乡镇企业的模式改造大学并欲求其所谓超常规的高速发展恐怕不妥。大学无疑要根据社会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改革选择，并且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同时，我们必须切记，大学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大学有其不能违逆的办学规律，否则，欲速不达！

（二）大学的文化理性

何谓大学的文化理性？大学的文化自识、文化自律、文化自觉是也。1936 年，哈佛大学中国同学会在母校建校 300 周年的一块纪念碑文中这样写道：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由于文化。国家如此，大学何不如是？文化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身份，是大学的灵魂。如果缺乏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支撑，大学就只有外壳而无灵魂。没有灵魂的大学也就不再是大学。大学文化有什么作用？它使大学及其成员有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明白自身角色的意义，并懂得如何扮演好角色。遗憾的是，如果用大学文化本位的视角反思大学，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如北大、清华等历史名校，不少大学真的缺乏欧美大学那种让人感动、激越、震撼、升华的大学文化。

为什么要强调大学的文化理性？其一，大学本身就负有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的职能，是具有强烈的文化组织属性和特征的社会组织。大学的历史恒久性就在于大学一直在以创造文化、传播文化满足着人们永恒的需要，并以文化影响和改造社会为己任。其二，教育是最充分、最有效的培养人的力量，而大学内在的不可替代的教育力量就是它的文化影响。感受过历史名校浓郁文化氛围的人无不赞同，对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这些学校周围的文化生活和环境。大学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把具有强制性征的教育外化为虽带